

近年来,高邮增添了一处很招人喜欢的景点——湖上花海。所谓湖上,是高邮湖的一处浅滩,枯水期一大片黝黑肥沃的土地。而花海便是在这黑土地上种上油菜,待到来年春暖花开,满滩金灿灿的黄,一眼看不到边。如此一绝,高邮人稍加修饰整理,“湖上花海”便横空出世,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。于是兴之所致,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,我也跟随众多游客,来到了这“花海”之中。

花海的第一站,自然是一个小小的商业圈,店铺一个紧挨一个,吃喝玩乐应有尽有。和我同时进景点的一帮高邮中学的学生,此时正兴致勃勃地在里面挤来挤去,毫不吝啬他们口袋里不多的人民币。可怜这些高中生,终日被锁在书本里,难得有这么一次春游放财的机会,个个神采飞扬,脸上满是“偷得青春半日闲”的快乐。我微笑着看着他们,真心羡慕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有人说现在中学生学习太苦了,我却不以为然。年纪轻轻的,起个早带个晚少睡点少玩点有啥了不得,只要有得吃有得穿就不算苦,何况还吃得好穿得好。据说有一位中学生厌倦学习,愿意将来送外卖,哪知暑假一到,父亲真的让他去送外卖了,还亲自骑电动车送行。结果一个烈日炎炎的暑假后,这位同学再次坐进教室,一头扎进学习中,比谁都刻苦安静。——生活真是最好的教科书呵!

从商业圈出来,就是游花海了。分陆路和水路两种:陆路可乘改装成小火车样的游览车,沿花海东边行;水路则是坐一种机行小船,绕花海西边行。中学生们全都兴高采烈,很快各选所爱,登车的登车,上船的上船,欢声笑语四处扩散。我既没乘车,也没乘船,而是选择了第三种方式,步行。既然是“游”,我喜欢从容,喜欢慢慢欣赏。看着一辆游览车满载青春欢喜而去,我也跟着它踏上游览之路。

对于油菜开花,我一点也不陌生。当年下放农村时,就曾亲手种过油菜,看它开花,看它结籽,然后收下来拿到城里油厂去换油。但那时以粮为纲,油菜只能长在各家的

岁月荏苒,数十载光阴匆匆而过,无数往事早已模糊消散,但1969年那个盛夏的军旅经历,还有父亲字字恳切的家书教诲,始终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,成为我军旅生涯中最珍贵、最滚烫的记忆,指引我一生砥砺前行。

1969年6月,我身着戎装,服役于工程兵228团2营6连,随部队奔赴安徽三界执行国防施工任务。工程兵的使命,是逢山开路、凿洞筑防,每一项任务都伴随着艰辛与危险。深山隧道施工环境恶劣,洞内阴暗潮湿、碎石遍布,头顶是嶙峋松动的岩壁,脚下是崎岖泥泞的路面,我们日复一日手握风钻、坚守岗位,全力推进施工进度,用汗水筑牢国防防线。

那天,我一如往常,在山洞中专注作业、奋力打风钻。正当工作有条不紊推进时,意外骤然降临。山洞顶部的岩层突然松动,数块巨石轰然坠落,带着巨大的冲击力直砸而下。仓促之间,我来不及躲闪,头上的柳条安全帽瞬间被尖锐的碎石砸烂割裂,坚硬的石块重重砸落在我的头部、肩部,瞬间造成五六处外伤,剧痛席卷全身。险情突发,战友们立刻赶来救助,随后我被紧急送往团卫生所全力抢救治疗。

躺在卫生所的病床上,伤口的疼痛阵阵袭来,无法参与连队施工,心中满是焦灼与遗憾。身在远方的父亲得知我负伤住院的消息

一张张光影温柔、氛围感满满的栾树美照,惊艳了整个秋天。看着满屏绚烂的秋色,忽然生出一个温柔的念头:我要带着妈妈,去栾树下拍一组专属秋日的照片。

我的妈妈是最普通的农家女子,淳朴善良,勤劳肯干,一直在为家庭操劳。她将大半辈子的时光,都耗费在琐碎家事里,几乎从未好好为自己活过、美过。她很少拍照,平日里出门游玩,我偶然为她抓拍的瞬间,总是随意又随性,姿态稀奇古怪,从未有过一张正经的、好好记录自己的照片。

当我兴冲冲把拍照的想法告诉妈妈时,不出意料,被她一口回绝。朴素节俭的她,总觉得拍照是多余的事,既浪费时间,又花费钱财,说什么也不肯答应。我深知妈妈的执拗,便悄悄做了决定,先斩后奏,提前和摄影师约好时间,交了定金。

我拿着预约的消息,苦口婆心地和妈妈软磨硬泡。终究舍不得让我的定金白白浪费,她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我,却也定下了固

## 花海之遇

□ 吴毓生

自留田里,星星点点,点缀在大田边角、村庄四周,根本成不了气候。如今我漫步在这花海上,举目四望,蓝蓝的天幕下,一片黄色从远处铺天盖地奔涌而来,又铺天盖地奔涌而去,连留下的香气都是铺天盖地的黄,充满温柔,也充满霸气。我愉快地穿行其中,听蜜蜂歌,看蝴蝶舞,正自在逍遥时,却忽地站住了——我看到了让我震惊的一景:在路边密密的黄色花丛中,竟有几株红色的菜花。真的,红色的,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弯下腰去仔细鉴赏,除了颜色不同,好像与其它菜花也没有什么不一样,不注意根本看不到它们。但物以稀为贵,仅凭这几株红色菜花,我立刻觉得这次花海游值了,因为我看到了以前连想都未曾想过的风景。

“这是遗传变异。”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沙哑的男声。

我转身望去,竟是一个穿着校服的年轻人,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,应该是刚才我看到的那帮高中生中的一员。他拿出手机,对着那红菜花连拍了几张,高兴地说:“今天长见识了,长见识了。”声音沙哑,显然是变声期。

我饶有兴致地问:“你怎么没去乘车?”他说:“乘车多没意思,标准的走马观花,起码这红菜花就看不到。”

面对红菜花兴奋了一阵,我与他边走边谈起来,知道了他正在读高二,选学的是理工科。他说:“我父母都是学医的,他们也想我去学医,我不同意。我想学计算机。现代科技真是太神奇了,什么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推算演绎出来,简直不敢想象。”听说我是一位退休的语文教师,他又说:“其实我也很喜欢文学。上小学时,我一个暑假读金庸,常常读到夜里一点钟。现在选理科,除了兴趣变了,还因为新理工已成为一个潮流,找个饭碗要更容易些。”

## 父训如灯,照亮我的军旅初心

□ 刘兴前

后,满心牵挂、日夜惦念,一封封家书跨越山水,送到了我的身边。字里行间,没有过度的心疼溺爱,唯有厚重的期许与铿锵的教诲。父亲反复叮嘱我,军人当有军人的风骨,要传承发扬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,不惧伤痛、不畏磨难。

父亲还殷切教导我,养伤休养的日子,正是沉淀自我、锤炼思想的好时机。他叮嘱我静下心来认真研读毛主席著作,深耕细学“老三篇”“新五篇”,从红色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,坚定初心信念,磨砺坚韧意志。谨遵父亲的谆谆教诲,住院养伤的十余天里,我每日静心读书、认真感悟,把红色思想根植于心,把军人担当牢记于怀,伤痛带来的消沉渐渐消散,内心愈发坚定昂扬。

伤势稍有好转、身体逐步康复后,我始终牢记父亲的嘱托:轻伤不下火线,初心不负戎装。虽然身体尚未完全痊愈,无法重返山洞一线参与繁重的施工任务,但我从未想着懈怠休养、安逸度日。我主动向连长请缨,申请调往炊事班负责喂猪、后勤保障等力所能及

## 与栾树共赴一场岁月留念

□ 赵姝

执的规矩:不做妆造、不换新衣,就穿日常的衣服,简简单单拍照就好。我无奈又心软,只好和摄影师小姐姐沟通,放弃精致的摆拍风格,主打随性自然,记录妈妈最本真的模样。温柔的摄影师格外理解我的心意,笑着答应,说最真实的烟火模样,往往最出圈、最动人。

我带着妈妈如约而至。起初的妈妈,满是拘谨与局促,浑身都透着不自在。站在繁茂的栾树下,她手足无措,不懂如何微笑、如何站姿,浑身的僵硬格外可爱。我和摄影师小姐姐没有急于拍摄,而是停下节奏,陪着妈妈闲聊家常,讲些轻松的趣事,一点点消解她的紧张。慢慢地,妈妈紧绷的肩膀放松下来,眉眼渐渐舒展。在摄影师温柔的指导下,她的姿态愈发自然,笑容愈发松弛明媚。秋日

正谈着,一辆景区旅游车从我们身边经过,车上几个同学看到我身边的男孩,齐声大喊:“大Y,大Y!”轰隆隆地开了过去。

我笑眯眯地望着他,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这是同学给我起的外号,因为我比较喜欢数学,再加上姓的第一个字母是Y。”

我呵呵一笑,大Y,还有这样起外号的。尽管是步行,我们还是很快就走到了花海的最北端,游览车船的终点站。下了车船的同学们又在这儿汇成一片,互相拍照,很是热闹。大Y立刻融入到他们中间,并拿出手机炫耀他拍摄的红菜花,引出一片称奇声。我没再打扰他,游玩了一阵,就乘船而回了。说实在的,乘船除了让未乘过船的人新鲜一回,看到的只是两边黑黑的河岸,实在无趣得很。

和大Y的再次相遇,是在一处高高的阁楼上。我站在窗口,俯视着下面一望无际的花海,暗香浮动,明媚灿烂。尤其是那在水中由菜花垛组成的巨大“邮”字,格外赏心悦目。我正有所思,大Y闷声不响地站到了我身边,和我一起看着窗外的金色大地。

我乘势问:“有什么感想?”他咧了咧嘴,沙哑声起:“老师出作文题了。不过这次还真有感想。比如欣赏这花海的大美、壮美、整体美,还真要登高不可。‘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’,一层楼有一层楼的风景。现在许多风景照拍得漂亮迷人,就是借助无人机拍摄的。但要欣赏局部美、细部美,还得像我们刚才欣赏红菜花一样,低下头弯下腰,脚踏实地地去观察研究,登高和乘游览车都是看不到的。”

真是一篇好作文。我愣愣地看着他,随即笑了,说:“好,我先祝福你,祝你来年更上一层楼,考上心仪的大学,学习你心爱的计算机专业。”

他呵呵一笑,对我深深一鞠躬:“谢谢老师祝福!”便对我挥挥手,转身跑开了。

我看着他,再转身看花海,一片金黄之中,那株红色菜花却慢慢浮现,越来越大,越来越亮……

的工作。

岗位虽变,初心不变。褪去施工一线的工装,我扎根后勤岗位,兢兢业业、踏实肯干,毫无半点敷衍懈怠。每日勤恳打理后勤琐事,默默为连队战友做好保障服务,用点滴付出诠释军人的责任与担当。我的踏实坚守、积极奉献,得到了连队官兵的一致认可,多次受到连队的表彰表扬。

年终总结评比中,我凭借踏实的作风、昂扬的斗志、无悔的坚守,成功获评“五好战士”荣誉称号。这份沉甸甸的荣誉,不仅是连队对我工作的肯定,更离不开父亲的悉心教导与言传身教。于我而言,父亲不仅是生我养我的至亲,更是我军旅生涯中第一位、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启蒙老师。

一纸家书传家风,几句教诲润终身。五十余载倏忽而过,那段峥嵘军旅岁月依旧历历在目,父亲的谆谆教诲依旧言犹在耳。正是父亲正直纯粹的家风、坚韧担当的教诲,为我年少的军旅路点亮明灯、指引方向,让我在磨难中成长,在坚守中蜕变。

此生从军无悔,此生感念父恩。那段刻骨铭心的施工经历,那份刻骨铭心的家国教诲,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、刻入我的骨髓,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,时刻提醒我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永葆军人本色,坚守家国初心。

的阳光穿过栾树的枝叶,细碎地洒在她的眉眼、发间,一张张温柔动人的照片,被悄悄定格在秋风里。摄影师由衷地感叹:“阿姨只是拍照太少了,其实她的眉眼温柔、笑容干净,特别上照。”妈妈听了,腼腆地低下头,不好意思地笑着,眼底却藏不住浅浅的欢喜。

拍摄结束后,妈妈嘴上还在轻轻埋怨我小题大做,可翻看照片时,那专注温柔的神情、藏不住的笑意,是我平日里从未见过的模样。我静静看着照片里的妈妈,忽然意识到,我的妈妈从来都很美。她没有精致的妆容,没有华丽的衣衫,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浅浅的纹路,朴素刻进了她的骨血,可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温柔与纯粹,就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。

妈妈默默奉献,为家人操劳,从未好好宠爱过自己。我借着这一季爆火的栾树,为她定格秋日的温柔,不为追赶潮流,只为告诉她:妈妈,其实您不必永远坚韧、永远付出,您也是这世间,最值得被偏爱、被记录、被温柔以待的人。

## 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

□ 章双双

不知道多少个清晨,我趺拉着凉拖,揉掉眼垢,带着困意走到柿子树下,老牛歪着头望着我来的方向,尾巴来回拍打驱赶虫蝇。我解开牛绳,说走吧,便和老牛一前一后走去田埂。我走在前时,会拉着它去我昨天没走过的田埂,或许能发现新鲜玩意,它若是走在前头,我会随它意,去它想去的一处吃草。

在野外待久了,头发会把晨雾带回来,很细很轻,一会儿就被东升的太阳照干了。牛在低头吃草,我在仰头等太阳。太阳一出来我就可以回去了,就可以结束这无聊的工作了。

自从爷爷生病卧床后,只要我不上学,放牛这活就交付给了我。我早上得起早,太阳出来了就算牛吃饱,便可以回来。傍晚得再去河滩放会儿牛,我再望着太阳下山。那段时间,我拥有了从来没有过如此想上学的念头。

我很讨厌老章给我的活,但还是照做,老章说你是长孙,只要爷爷在,牛就得在。我向来是听话的孩子,没有在他们面前抱怨,尤其在爷爷面前,我知道爷爷时常偷偷流泪,然后姑妈也流泪。奶奶经常和爷爷斗嘴,可后来,奶奶也养成了躲在灶旁发起呆来的习惯。

清晨放牛,牛不慌不急地吃几口,顿一下,又吃几口,再望望远方。我没有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,比如手机,我没有。但我可以从这条田埂走到那条,从田埂东边走到西边,再走回来,然后再选一条从南到北的田埂;我能遇见迷路的蚯蚓和青蛙,结网的蜘蛛和晨鸟;我能说出哪块地是谁家的,种的什么作物;我也能回答出什么草长在什么地方;我观察过水牛喜欢啃牛劲草、蓬蓬,也喜欢马齿苋,但我不允许野菜马齿苋被它糟蹋,这些野菜是我自己要挖来带回去吃的;我知道哪颗玉米什么时候可以来掰;我听到河边的动静,便能准确说出浣洗衣服的有哪些人。

我走累了,想坐在田埂上休息,可露水没干,就把凉拖垫在屁股下,脚碰到冰冷的土地,一股寒气冲到脑门,我浑身发颤。土地经过太阳的烘烤,等到下午两三点才能有烫脚的温度。后来啊!我再次回到那片离开多年的土地,才恍然大悟,原来只有踩着它才安心。

是的,太阳一出来,我的兴奋劲就来了,不管牛还要不要啃草,我拽着牛绳往回赶,有时候会把牛鼻拉得直直的朝前。我跟牛说,傍晚再给你吃,现在我要回去了。回到柿子树下拴好绳,接点水放进铁桶里,拎到树下。大夏天的中午,老章会再放一回水,顺便铲去牛粪扔到地里当肥,我可干不来这些事。

不管牛吃饱没有,我回到家会跟爷爷打个招呼,让他放心。多年后回过头来,要知道当年爷爷会离开,我何止只打个招呼?

或许爷爷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早有预兆,他说,祝你考上大学!

太阳往西边走了,我会等到电视剧播完才继续跟水牛会面,我跟爷爷说我牵牛去河滩了,便潇洒离去。河滩草面积大,一旦牛发起疯来或是遇到合眼的牛,我是拉不住的,我早早将绑好绳的大铁钉,用石头敲着往草地里钉住,过会儿再拔出重新找个地方钉下去。下午的时光比清晨来得有趣,可以听他放牛人聊天,时不时插一嘴;也会有小伙伴来找我玩草地打滚儿的游戏;我会忘记时间,忘了回去。这是我难得的没有烦恼的玩耍,可这样的时光在一点一点地远离我,直到记忆模糊。

回来吃晚饭,水牛还是被拴在树下,夏季它就在树下过夜,老章在旁边烧点干草驱蚊虫。冬季它会被牵到老房子的牛圈里,吃着干稻草维持生活。但水牛没有在我家过完冬季,干草也堆在瓦片之下腐烂起来。那天太阳依旧升起照耀大地的每个角落,从窗户照进来一方一方的阳光,爷爷再也没起来,在梦里走了。

今年八月回了趟老家,听奶奶说什么人老走了,什么人又被送到养老院。村里一些新面孔是谁的孩子,我一个也不认得。柿子树蛀了虫已不结果,被砍了去成了柴火。我随处走走,想留下点什么,却发现迷路了,一路路田埂成了一米宽的水渠,地空着无人打理,草地成了树林,遮住了天。我走到江边,却被吹在我脸上的风告知,它也没那会儿甜了。

可是,太阳照常升起又照常落下。